

# 传统师徒关系迎来变革 “小师父”群体正在崛起



近日,参加“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的选手们正在研究比赛的机器。

的身份征战“振兴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4S店工作,修车手艺不错的他,兜了一圈,又回到母校工作,成为一名老师,变化之快如同梦幻一般。

与杨治文经历相似。1989年出生的魏泽生也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发现,在企业中,徒弟对师父比较尊重,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有的同学还会直白地告诉他,读汽车维修专业只是为了混文凭,将来并不打算从事这一行。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相对于以前,如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更多,与师父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在企业,原来只有老师才有资格带徒弟成为师父,如今由于生产需要,就需要更多的“小师父”带徒弟。

在“小师父”已经因为各种机缘际会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师父与徒弟如何互动,成为新的社会命题。

## “小师父”们面临徒弟荒

焊工王振是国家电网江苏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自己刚干这一行时,遇到问题,就向有经验的老师父请教,他也会到处拜师学艺。碰壁也是常事,有的老师父比较保守,不肯爽快教技术。他也会讲究策略,帮扫地和打下手。对方一高兴,他就戴着面具,蹲在旁边看,趁机多请教几个问题。

有时候,他还会“偷师学艺”。休息时,远远地看别人干活。有的焊接活儿比较难,他就会留心观察焊接的手势,不由自主地模仿起来,事后证明,还真能奏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带上徒弟了,但巴不得把最简

单的技术教给他们。”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年轻的徒弟们对焊接手艺并不热爱。今年一位95后的徒弟离职,让他难受了好一阵子。

技工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报告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即便国家和技术工人比较重视,但是因为从事技术工作相对比较辛苦,行业的收入和社会评价偏低,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

## “小师父”身段更柔软

笔者在近日举行的“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赛场遇到了90后参赛选手王林林,他是一个拥有10年工龄的“小师父”,来自北汽集团,带过十几个徒弟。

跟着师父学习了修车半年时间,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尽管进步很快,他却觉得学习的过程比较痛苦,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成为师父之后,他才感觉当好人师并不容易。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他也会着急,别人3分钟干完,看到10分钟还没干完,跟不上生产节奏,他也会嚷上一句。

“事后,我会找机会和徒弟沟通,让他明白其中道理,急担心会产生抵触心理。”王林林说出了着急的真实原因,如果有一天徒弟们成为师父,需要独当一面时,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他发现如今90后和00后的徒弟少了,也有亲戚的孩子找到他他想学一碗技术饭,打听下了工作环境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王林林坦言,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工作时我是他们的师父,下班后大家就是哥们儿。”他并不介意徒弟们在饭桌上开他玩笑,怎么说都行,与传统的师徒关系不同,毕竟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多。但是他有一

个原则,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

## “小师父”应向“老师父”学习

85后选手孙新宇,是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名钳工,参与过坦克部件的生产,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一等奖。

他直言:“我也走过弯路,多亏遇到了师父,让我明确了发展方向。”

进入单位不久,通过一些企业的技术比武,孙新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他的情况被同一个单位的师父张学海看在眼里,作为国家级技能大赛的他,悄悄地把孙新宇叫到一边,“干得不如意吧,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技术岗位,要不跟我干?”一番话,说到了孙新宇的心窝里。张学海也主动帮他办完内部调动手续,两人确定了师徒关系。

今年44岁的张学海也发现,一些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一线技能岗位工作。他培养人才的方式有些特别——师父主动找徒弟。在企业中,他更多在观察年轻人,觉得有人品不错、肯下功夫学习的,他就会主动找年轻人谈心,想办法拉过来进行培养。

##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从人才培养规律

去年,张学海专门到德国考察工匠制度。他惊奇地发现,德国也有师徒传承的制度。一位德国同行告诉他,师徒制度还是从中国学习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德国注意到中国的工业化迅速提升,其中发现中国师徒制度起到积极的作用,随后就引入当地。与我国不同的是,他们对师父带徒弟的数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的徒弟,以保证质量。

张学海认为,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生产关系的师徒关系也要与时俱进,“小师父”群体的诞生也是应运而生的结果。他提出要打破

## 职通车

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带着两个徒弟。”身材精瘦、个头不高,别看他年纪小,浑身上下抖落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气,显得非常自信。他是一名汽车装调工,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成绩。

他是一家4S店上班,来之前,把工作交给给两个徒弟,他才放心出门参赛。说起为什么会带徒弟?他说加上实习,自己的工龄已经满3年,前两年,他跟着师父学习,已经能够独立面对疑难杂症,过了一年,他就带上了徒弟。

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小师父”群体普遍开始带徒弟,已悄然成为技能传承领域与过去的“老师父”带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 喜忧参半的“小师父”们

90后的杨治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师父。他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金九银十”高校毕业生求职季已经来临,招聘市场也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时节。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有14省份开出最新“涨薪表”。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用人单位也已推出一揽子吸引人才的政策。

## 多地开出“涨薪表”

笔者从多地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9月13日,已有天津、上海、吉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海南、安徽、江西、福建、内蒙古14个省份公布了2018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

笔者注意到,今年不少地方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上线和下线都在上年基础上进一步调高。比如,基准线方面,河南由上年的7.5%上调至12%,山西由上年的8%上调至8.5%,安徽由上年的7%上调至7.5%,陕西由上年的7%上调至7.5%。

企业工资指导线是政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调控目标,向企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减水平建议。专家表示,工资指导线是平均工资变化的一个先兆性指标,将给未来职工增收带来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事实上,地方各大城市的薪酬水平已经有所上调。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18年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二季度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招聘薪酬为7832元,环比上升2.7%,同比涨幅为6.2%。

人力资源专家、北京瑞元圣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白睿表示,就业市场正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比如国家发布布局产业需求旺盛。今年对高校毕业生需求很多集中在芯片、人工智能、智能装备、IT行业、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很多技术岗位都到了年薪30万。

## 揽才再出“新招”

自2017年以来的“抢人大

战”,2018年仍在延续。猎聘近日发布的2018二季度大数据报告显示,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50多个城市卷入人才争夺战,各地纷纷招才引智,比如降低落户门槛,送补贴,优惠租房买房,扶助创业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杰告诉笔者,各地揽才大战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已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新的发展方式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更大。“对于大学生来说,人才争夺战有利于大学生获得更高质量就业机会。对于企业来说,则提供了人才储备环境,有助于满足其人力资源需求,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更多新政“稳就业” 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已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内容作为督查重点内容之一。督查组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形势仍较严峻。

不过,今年高校毕业生也有望迎来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相关部门也在密集部署稳就业。据悉,进入9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已多次召开促进就业座谈会,促进就业企业座谈会等,深入分析当前就业形势,研究完善政策措施。

教育部方面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措施、加大力度,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在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燕武看来,得益于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地方和企业比较偏向于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岗位需求已经大幅提高。不过,也要注意到新经济规模还比较小,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需要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动能,从而提供更多高质量岗位。

□关文

# 求职季十四省开出最新『涨薪表』揽才

## 西安科技大学建校60年 培养13万余名专门人才

西安科技大学推进“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大会日前举行。校友和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庆建校60周年。建校60年来,西安科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13万余名专门人才。

西安科技大学建校60年来,扎根西部、面向全国,突出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形成大量高水平的教育、教学和科研成果,成为我国西部大开发及安全领域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高地。学校现已形成以地矿、安全及相关学科为特色,以工科为主体,工、理、文、管、法、经、艺

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

西安科技大学校长蒋林表示,学校将紧紧抓住重大发展机遇,实施“三步走”战略和“12345”学科发展目标,聚焦国家需求,构建服务行业、服务西部的高水平学科体系,紧紧围绕国家应急管理事业发展需求,为国家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安全生产事业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聚焦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继续强化地矿及相关学科特色优势,担当起西部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许中华

## 职教观察

近日,多位江苏职业院校的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称,这段时间很多家长寝食难安,原因是3年前他们把孩子送到了一个“真学校”,学了3年“高铁乘务”专业才发现,学的是个“假专业”。最近学校告知该专业学生,学校没有“高铁乘务”这个专业,必须要转成“旅游管理”专业,才能获得毕业证。

在真学校遭遇“假专业”,这当然令学生、家长气愤,社会舆论也指责这所高校院校,是以虚假专业招生忽悠学生。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出现这样的问题,责任并不一定全部来自学校。“真学校”的“假专业”,可以说是高职院校没有专业设置自主权带来的尴尬。

据学校官网显示,明达职业技术学院1995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筹建,1996年挂靠扬州大学招生,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是具有独立颁发大专文凭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但是,根据江苏教育厅的回

考信息公开平台——阳光高考网平台上,进入“专业库”中的专科专业介绍,查询开设“高速铁路客运乘务”的院校,赫然有明达职业技术学院。也就是说,这所学校是有“高铁乘务”高职专业的。因此,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五年制“高铁乘务”没得到批准。这就导致读3年中职的学生,没有获得免学费补助,需要转到其他专业后才能获得,以及读完中职进入高职阶段,要求转到其他专业。

显然,当初教育考试部门在审核该校3+2招生计划时,并不严肃,在这一五年制招生还没有审批的情况下,就允许学校招生,而招生之后,学生却不能按这一专业进行管理。

而这一事件的发生,表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还有局限,还应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院校(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除国家控制的高职专业以外,高校可根据专业培养实际,自行设置专业方向,

无须备案或审批,而“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是非国家控制的高职专业,学校完全可以自主设置。按理说,3+2的“高铁乘务”也可自主设置,那么为什么学校设置的这一专业,却不被批准呢?

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进行3+2五年制中高职贯通改革,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不是学校想改革就改革。这所学校想开设3+2“高铁乘务”专业,也以为自己有高铁乘务高职专业,因此觉得进一步开设3+2“高铁乘务”专业没有问题,但却遇到问题。对此,有关部门应该做出解释。

高职院校以及所有中职学校办学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根据本校的办学定位和条件,自主设置专业,国家和地方政府可通过政策优惠、信息公开等方式引导高职院校举办专业,但不应过多干涉。高职院校举办某一专业,学生也愿意报考,却可被指为“假专业”,这实质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还没有把办学自主权充分落实给学校的问题。

□熊丙奇

## 教育杂谭

# 「数一亿粒米」现象并非个案

广东佛山一名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师,因在家长群众中要求学生当晚完成作业“数一亿粒米”,并且是“一粒一粒数”而引起舆论争议。因为,这个作业根本就完不成,一亿粒米大概有8吨多重,一个人昼夜不停地数,最快也要一年以上时间。不知道这位老师在出题之前,有没有读过《西游记》中,凤仙郡老僧数米的故事,亦或是国际象棋中,棋盘上的米粒的故事。

事实上,小学教育阶段奇葩作业屡见不鲜,很多作业不仅超出了小学生知识和思维所能及的范围,也超过了家长的能力范畴,类似“一亿粒米”的作业并不是个案。与其去一个个探讨老师的教学水平,不如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奇葩作业?

自1998年减负取消小升初入学考试后,在小学阶段,教师和学生都没有了成绩量化考量。旧的考量标准没有了,并不意味着小学阶段的素质教育就是没有目标的素质教育。但问题是,小学阶段素质教育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对老师的考量标准到底是什么,在很多地方,既缺乏明确标准,也缺乏量化依据,旧标准没有了,但新标准一直没健全起来。

新标准的缺失,反映在了诸多方面,并无教育价值、操作性又困难的奇葩作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加之许多学校并无充足的软件和硬件基础,学生许多课后教育的作业只能代表家长帮忙,自然让这些所谓“素质类”“发散类”的作业累坏家长。比如,万圣节要求小学生雕刻出一个南瓜灯,小学生别说没有力气凿穿南瓜,家长去哪儿买到整只南瓜都是个问题。

小学阶段的学生,归根结底还是孩子,通过学校教育,孩子应该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基本的辨识能力和生活能力,最终具备能够进行下一阶段初中学业的学习能力。达成这样的教育目标,方式方法有很多,但奇葩作业,显然是其中最没有效率和效果的一种。

□舒年



9月14日下午,西安市劳动模范、西安志宽食品公司总经理聂志宽受未央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西安食品工程技工学校校长赵吉军的邀请,走进西安食品工程技工学校,为在校学生讲授了一堂生动振奋的创业故事课。

□罗维 摄



9月9日,宝鸡文理学院大学生在大白县桃川镇绘制墙绘。该校在开展“双百工程”美丽乡村建设中,出资10万元,实施“创意装置彩绘”工程,提升乡村美感,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韩恩强 摄